

葉文敏公集

葉文敏公集

祭文

公祭少師衛先生文

祭侍講學士張簣山先生文

祭丘太公文

朱君令蓉哀詞

葉文敏公集

公祭少師衛先生文

嗚呼士固有感知已而致痛於存歿之際者或係一人之私而果等所為皆公之靈雪涕無已者蓋以道濟天下而失蒼生之望為朝野哀當

先皇聿求於公以為良弼實維一德而公則竭蹶盡瘁以報答

恩遇惟恐臣職之未盡而或忝古凝承之所期迨受

顧命以翼戴

守成之聖君若周召之夾輔朝夕左右不動聲色而中

外咸倚以為安危其歷相

兩朝垂紳正笏譬如泰山喬嶽巍然靜鎮自足莫震億
類而人無從窺見其智名勇功之所為公之德秩方隆
優游

廊廟之上而急流勇退固辭榮祿遽求返其初永推公
微意欲以難進易退之節風厲天下而庶頑立懦隱然
為士大夫出處之師

當宁眷公之深倚公之重屢強起屢

予告養體其至誠不忍違公素志聽養間而繼之東誠
協於前代憲老之遺其高風亮節不可攀涉又如鳳皇

翔於千仞而德輝之覽被一世無不仰其羽儀雖然公
雖去位身在江河心在魏闕而報

國之念實曷嘗一日忘頂踵之捐康屬者時事多艱殷
憂

輔原

朝廷方藉老謀勝算而安車之召未必不再動求舊之
思謂公方起而借箸以興士懷張

國威而掃穢槍嘒之芒微何意壯猷之不得展凌馬
長往徒尸視以致恨於枕戈待旦之無時但聞

屬續之際一語深及私口誦遺疏數百言再誠款之以

表餘忠於莫盡猶令讀者如對其慘怛之髣眉嗚呼公
今歿矣哲人已萎典型徂謝凡在賢愚孰不摧痛而况
門下諸生過西州之舊第能不為之一慟而悲淒尚饗

告學士張先生文

康熙乙卯正月十一日翰林院侍講學士張貴山先生
歿於位翰林院編脩葉某既哭其喪情不能已又為文
以告曰嗚呼清濁厚薄之數蓋有物司乎其間推遷通
壅而不可究詰者固聖狂哲愚之同然若先生今日忠
誠結於

明主學術信於時賢上可以弘致君之業下可以永斯
道之傳則應時而出也似非無為而乘化以歸也又胡
歟焉惟先生持守之正大造詣之精專身愈苦而節愈
厲疾彌篤而志彌堅歷觀古今名高之士間為度越之

舉而始終多自便矣先生一言一動必法賢聖者不以
氣息僅屬少懈其仔肩予與先生同黜陟十六載而蹤
跡參差其得時奉教左右只此一歲之周旋先生嘗問
予為學之要予對以孔孟之旨程朱諸大儒發明而後
炳乎若日月之中天今惟尊所聞行所知尊一疏：而
無取空言渺論之濶翻先生不啻其妄謂予言是而願
與予共相勉誨嗣是以往予偶有賢聞先生輒為是正
而先生論著亦必示予使反覆而窮研猶憶仲冬之日
予過先生時疾初起出黍米為餅餅數予予言此物味
麤妨胃恐不宜服恙之新痊先生顧予而笑果與我朝

夕久而何曾一日之棄捐方將介之以奉於子庶幾勿
拒可長保乎歲寒予感其意媿其言而鄭重弗忘不啻
肺腑之銘鐫又憶除歲之夕予見先生神貌充悅如未
嘗病者且喜且懼因言古人致謹小愈今疾雖去而保
攝之道宜益凜乎冰淵先生執予手而歎謂君念吾至
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怪其萃：豈期數日弗見遽
傳先生疾因急往省視而形神已離竟弗獲親承乎一
言嗚呼先生蓋稔論定真為全人矣而予失其模範何
所做法而躋攀尚期敬承耆訓而弗敢暴棄不損先生
於他年予昔里居聞先生建言曾賦二詩以志景慕後

入都門見士大夫有言先生好名又著一辨以深論其
不然未嘗出以宗先生令茲永別寧忍終闕特各錄一通
以告於几筵先生有靈能髣髴予之精誠否而臨風悽
愴不禁出涕之漣漣

祭丘太公文

嗚呼吾年二十尚無朋儔始交今子道義是謀規我以
德畜我之尤匪虛實師誼洽綢繆爰拜先生于床之下
龐公碩德太丘長者小友呼子咲言時假屨陪杖履數
接杯斝十年以來形雖判然已已殘臘余始南旋先生
對予色慘無歡知我高堂末疾未痊閱予小子頓遭大
故為雛號風螢枝萎露先生來唁慟感行路手勸鋪糜
解我荼苦念此隆誼叩佩曷勝何以答之百福千齡國
有壽考里有耆英子弟矜式邦君諸詢維歲之春今子
游楚實奉嚴命始敢即路英、白雲目衡南浦將父不

遑三復陟岵胡吳伊酷佑不昇斯果日遽謝嚴霜忽摧
終天之訣子未面辭殯不憑匭殮不扶尸覽：藐孤于
里奔赴肝腑崩裂屢絕以仆我語令子身不可又勉存
爾生大事是懋欲顯其親惟有令名子雖窮困服遺懷
仁幸修厥德以敬其身庶幾藉手以慰幽冥矧吾先生
曠懷無比生寄死歸達人一致明月在天清風盈几先
生出焉未嘗逝矣昔屆七十曾請予弔恨未操筆有負
殷勤何期茲日薤歌忽聞陳此蕪詞鑒予微誠尚饗

朱君令蓉哀詞 有序

君名謹姓朱氏令蓉其字也與余生同里學同業定交
三十年相好如一日故世之知君者無如余也君少有
至性念其父及生母早歿事嫡母尤謹自謂家貧無以
娛親欲以父事致身通顯居常刻苦於學問常與余輩
十數人較藝一室使人終日恣意譁笑君屏氣歛息父
未成不出一語或叩其故曰吾親老矣將謀一日之養
亦敢不盡力於此也故其所為制義特工人莫能及學
使者拔士得其文歎異之置高等及省試輒弗利凡五
試皆被落人爭為之扼腕君亦自知其力已盡而通塞

有數不可強也然其志益奮不少懈未幾必非罪黜諸
生籍又遭嫡母喪遂抑鬱發病死死之年三十有八而
已嗚呼自朝廷以制科取士士之讀書修行者皆欲奮
出乎其間其負才蘊異不過而死者衆矣至如君者特
以不得祿養之故齎恨以死其與世之汲汲乎富貴利
達者異也憶予輩十數人與君較藝以來十年之中先
後中甲乙之科雖駕鈍如余亦竊一第而君獨窮困先
死其可怪也藉令君之志少得舒於時則可以不死即
不然而不遭屏黜必將發然奮發貫其餘勇思得一當
以見果斯長亦可以不死然使君之志不得舒於時又

遭屏黜而非急於祿養之故猶可以時命相寬解而死
未必若此之速也是尤可哀也已君之死余在京師聞
其訃為位以哭既又念余素稱知若者因為此詞泄予
之悲且以慰君之靈詞曰

於戲若少則續其學長則踵其行而阮窮如此君其可
以無生矣然君之歿也而親未葬寡妻在室一子斃
未能成立君又烏可以死耶雖然君之已死而悲其不
可死者猶止一身之痛而君之未死而使其不可生者
實為斯世之嗟豈君之嚴桑斯人欲舍滴而返撲抑天
之遼遠難信更詘正而伸邪不然何以使良士不得顯

名於國而孝子不得繼志於家竊聞之孔丘原賈冉疾
顛歿自古多如此者故賢人達士視盛衰之過以為適
然之數而未嘗致歎於祿之不厚壽之不遐君之生前
季愧未能舉此以慰君者則忘也矣今其死也猶恐怨
厲之氣結而未散者各山川之崩濶掩日月之光華散
不滙其忠悃無君於地下以明朋友之道固不以幽顯
之有別而聞其情誼之無涯君其能聽予之言也耶其
不能聽予之言也耶

葉文敏公集

論

急論上

急論中

急論下

世臣論

齊威王論

鼂錯論

荀彧論

宋璟論

李勣論

周公論

大臣論

議附

講官議

葉文敏公集

論

急論上 并序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
物急先務也是故爲治者不可不知所急知其所急則
其本既立而紀綱法度可以次第而張布不知其所急
則雖焦心勞思繁其科條峻其指設而望天下之人翕
然更化也蓋難予故於居官暇觀世變察人事作急論
三篇皆實誼因絳侯下獄上書言待大臣宜以禮文帝
從之國體以尊誼又言衆建諸侯王子弟當時未及用

至武帝而主父偃申其說卒獲舉行中外亦安蓋古之君子苟其叙述關乎理亂之數無論時之行不行後之人必有思之者予媿識見淺短學術奔馳未能悉中體要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世之見者以是為狂夫之言則幸矣康熙壬子九月十九日

治天下者有緩急其最急而不可緩者衆人習而不察而智者鯁鯁焉常抱不測之憂今世之言急者曰財賦未贍也刑獄未清也盜賊未息也生民未寧也四者誠急矣非我之所謂急也四者安危治亂之形而非安危治亂之本也我之所謂最急者風俗人心之敎至今日

而已極依阿漻漻貪冒無耻之習起於士大夫而漸被
乎衆庶膠結牢固而成極重難返之勢不可一朝居也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故有所弗屈義故有所
弗避廉故有所弗取耻故有所弗為何則生者人之所
欲而死者人之所惡富貴人之所慕而貧賤人之所棄
也然有時舍生而就死舍富貴而就貧賤者惟此弗屈
弗避弗取弗為之心為之也而舍悉反之我是以懼也
今之天下非官爵不可為榮非祿利不可為悅爭先而
鬬捷橫馳而廣騖其得者則以為賢不得者則以為不
肖而舉世不知公是公非之所在於此之時而告之曰

弗在為禮弗避為義弗收為廉弗為為耻則彼且譁然
而姍笑安得此迂闊之談而溷我為嗚呼其自為計則
巧矣我思朝廷設官爵祿利以待天下所望豈如此而
已也國祚休明海寓無事相與崇業而安一旦有緩急
而禍害有不可言者財賦之不賂刑獄之不清盜賊之
不熄生民之不寧其勢固然夫何足怖昔汲黯藐然一
夫而淮南憚之至不敢反武帝亦謂其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以社稷臣許之故兩漢之俗重名節激清議雖國
步既移以曹操之姦雄睨乎旁而不敢遽攘其位及
魏晉祖尚空虛賤簡禮法人皆流入勢利百餘年之間

五姓六嬪學士大夫偷生販國習以爲常而恬不知異
由此觀之風俗人心之所繫如此其可不爲之寒心哉
扁鵲見齊君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君不應五日
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君不應五日復見曰
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君不應五日復見望而退走
今天下之風俗人心望而退走者多矣而世猶泄泄然
目之曰不急嗚呼其果不急耶其亦不知所急也

急論中

天下風俗人心之救其急如此一旦欲起而拯之則莫先于有位而拯之之法安在則亦引之于禮義廉恥而已我謂在上者必以禮義廉恥勉其下而在下者乃以禮義廉恥勉其身今夫人君天也人臣地也然我讀周易之卦乾下坤上曰泰☰乾上坤下曰否☷天本在上而下濟為德地本在下而上行為功不則有隔絕不通之患則君臣相與之際其可思也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費惠公小國之君也亦曰我之于子思

則師之吾於顏敏則友之故臣之事君有師道焉有友
道焉有僕隸之道焉而後世之責其臣惟僕隸之道而
已僕隸之道不過唯諾奔走其人非有學問行誼見利
則趨見害則避故可加以恩澤而不必崇以禮貌若夫
臣而姿其然也人主以師友視其臣猶懼其臣怵於威
嚴牽於禍福不以師友自處人主以僕隸視其臣而其
臣有不以僕隸自處者乎重爵祿輕名節皆公營私而
惟便利之圖失在待之未以禮請試言其一二今之內
閣古之三公也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今之總督建撫
古之方伯連帥也而皆國之大臣也兩漢命相天下設

大朝會禮百僚陪位贊者引上殿拜受印綬謙讓固辭
不得已而就位何其重也唐宋宣麻之制不甚相遠明
時廢丞相設內閣有所除拜猶托于古枚卜之意以示
人主不敢專而歸之天其待之不薄矣惟其待之不薄
故其責之亦不輕而今自內閣至六部以次補授而已
與除丞簿尉無以異上不聞褒寵之詔下不聞避避之
詞此進之不以禮也古之大臣有自度材不勝任而不
肯就職者矣有不得展其志不得行其言而堅卧不起
者矣有以天地大災大變而任其咎以去者矣有以國
人流言橫議而亟引避者矣而今非奉處分及死喪外

未見一人以他故去位者此退之不以禮也近之議者
欲督撫命下之日不許接對一人以是為防下之道而
實不然督撫奉朝命宰一方其土之文武將吏錢穀獄
訟無所弗說書曰任賢弗貳若非賢耶宜擇其人若果
賢耶如何疑而防之至此也且其為計亦左矣由京師
而赴官或數千里或數百里朝廷安得人人而伺察之
乎通賄賂受請托決不于大都白晝為之也若此者非
直以僕隸視之而以姦猾盜賊視之欲其抗顏立于人
上抑又難矣此尤所謂不以禮也夫大臣者衆臣之表
進退舉動天下視為去就焉大臣以此自處故其下從

風而靡竊祿苟且之事無所不至竊恐有志之士有以
窺朝廷矣宋太宗以劉昌言罷政涕泣問羣臣而錢若
水謂上有輕士大夫之心即日去官蓋有志之士不可
待以非禮若此有志之士既退而依阿決遜貪胥無恥
之徒連袂接踵據乎其位人見仕者之多以為天下之
士悅而願立乎其朝者衆不知風俗人心已陷溺而不
可救然則必上以禮義廉恥勉其下而下乃以禮義廉
恥勉其身也

急論下

人主重閭風俗人心之救而以禮待其下然我謂可策
勵有志之士而末可鼓動庸衆之人又必予以禮義廉
恥之具而後可責其禮義廉恥之實昔者先王知天下
之人無賢不肖莫不各有其私不先恤其私不可責其
公於是制祿之法自無人在官其食即足以代其耕
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足自給而離于士君子之行又
推其祿以予子孫使生也父子兄弟之養婚姻朋友之
接皆無缺乏而死也又予子孫靡後顧之憂夫是以出
而仕者視公家之事如其私事而繫心白意以惟上之

所欲爲竊觀 本朝之制祿而歎其不能也今自一品
以至九品一歲祿入多者不過若干兩少者不及三四
十兩天下之人宦京師者有僦屋僕馬芻粟器用之需
奉命之四方者走數千里莫不贏糧舉樂選舟楫馬而
後動戒朝弁夜更歷寒暑而後至衣裳飲食百用所須
皆取辦乎此必有所不給宜乎人裹足而不敢然士大
夫捐親戚棄墳墓肩摩跣接而望一官惟恐不得此其
故何也蓋今之仕者以官爲家久矣以官爲家故惟視
其官與其力之所及執法受賂侵牟百姓有不忍言不
敢言者特天子未之知耳天下之人無不知也天下之

人無不知而不恠者以爲上之祿不足以恤其私養廉之無具而勢不得不出乎此也春秋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今以上之祿不能恤其私而取之官及取之官而日朘月削愈進而愈無厭譬如女子之在深閨見塗之人顙面而驚避及其一夫身而翳長袖倚市門左右眈眈以招遊人而毫不爲恥何以異此哉如是而峻法以威之嚴刑以怵之則雖殘其軀破其家而其心有所不服謂上迫以不得不貪之勢而又禁絕其爲貪之路故其一時敗露抵諱不及者則伏屍都市而工掩覆善窺伺之人則仍明目吐膽恣行而不顧上下相

欺互爲隱蔽及今而不變計我未知其底也語曰揚湯止沸抽其薪而自已故莫如深體先王之意參酌歷代之法取制祿而變通焉即不能周其家亦必使贍其身矣然後可舉勸懲之典而法制禁令不爲所用所謂子以禮義廉恥之具而責以禮義廉恥之實也或曰國用方虞不足若子之言必將厚增祿秩如重費何曰自古帝王建國朝廷宗廟社稷百官師田學校其用皆不可已主者觀其緩急制其繁簡但當論宜不宜不當靳其費也巫醫卜祝技術之流皆得以功食於人爲臣者將責其行君父死牧圉而私之不恤違用其身哉且古國

用之不足聲色狗馬神仙土木窮兵黷武耗之者有矣
未聞以厚祿而致乏絕者也或又曰厚祿而人不悛奈
何曰厚之以祿則上既盡其道矣夫然後殺之而不怨
天下有志之士固少而大奸慝亦無幾也中人之性感
之則動中孚曰豚魚吉豚魚尚可格而況人哉夫誠待
之以禮又厚之以祿人主始有其風俗人心根本既立
徐議張弛之具財賦之未贍刑獄之未清盜賊之未熄
生民之未寧不過得數人而自理我之所謂急者治而
世之所謂急者無不治也此可與知者言之也

世臣論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夫世臣者豈猶衆臣之比哉其爵祿恩寵獨據朝廷之右而莫敢與爭其宗族親黨蟠結肘腋之間而碎不可動國安則共其榮國危亦同其害故天下無事正色立朝而收坐鎮之功一旦有變定大難決大疑不動聲色而措社稷于磐石之固夫是之可貴也然吾觀三代以下所謂世臣者無不怙寵以作威封已而殖貨卒之家破身滅爲天下笑非無蓋臣耳士起而爭之不惟不見信從而且輒然震怒誅辱隨其後吾以爲非獨其人

之罪實當時之進言者徒與之爭是非較曲直責之以人臣之大義而未有能舉成敗禍福情勢之灼然者以告之宜其不肯降心以相聽也何則彼其平日生長于富貴養畜于聲色目不覩詩書之文口不誦先王之典而忽語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如此為賢如此為不肖彼直以為迂濶之談掉頭不顧適足啟其傲慢之心耳盍亦告之曰爾之生殺予奪可以奔走天下者皆憑國家之靈爽也然生殺予奪國有常典非爾行私之具為之不已而天怒人怨國既敗壞家亦隨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古之卿族失勢之後有求為編戶而不得

者奈何不知懼而思變計也嗟夫彼即不好義而求名
豈有不貪生而惡死者乎今夫伊尹周公之行世所謂
神人之事而不可幾及者也而李林甫楊國忠之身死
而族滅亦世之所駭心動目而不顧其有此事者也吾
不以其不可幾及者強之以必從而以其駭心動目不
顧有此者告之使自擇彼獨非人情也故而欲不憬然
悔悟退而聽吾之說豈理也哉靖郭君城薛客曰君不
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藩而失水螻蟻制焉
夫齊亦君之水也苟失齊雖隆薛之城至于天奚益乎
乃不果城秦圍邯鄲李同謂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

易子而食而君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財貨無算使秦破
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平原君悟盡散
財以饗士無他舉其成敗禍福情勢之灼然者以告之
故不費詞而自服也雖然人情當危急之時則言易施
而處晏安之日則言難入平原君悔于危急之時而靖
郭君悟于晏常之日由此觀之靖郭君之賢于人遠矣

齊威王論

余嘗讀史記所載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事竊
疑司馬遷好採異說多傳聞之過不然威王豈得為知
治者哉夫聖王治天下不恃察察以為明而天下無敢
欺者其紀綱誠脩而法度誠嚴也舜之相堯也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周公之相成王也以聽官
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而賢者進不肖者退此則聖王
治天下之道也豈有撫四境之大張一國之衆平日之
政事不舉而一旦使人負負焉採聽道路之言以行其
誅賞者乎且威王非聰明之主則可威王而聰明之主

則史稱其即位至此已九年矣其九年中所爲何事君臣上下相與非一日則左右亦應習知王之爲人矣猶敢朝取一人焉譽其長遂取一人焉毀其短何無忌憚如此哉以爲威王不知而然歟則未可謂聰且明者也以爲威王知之而適時養晦有待而發歟則吾未見當日齊之廷有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掣其君之肘者何至九年之久方遣人一出也哉且夫田野闢不闢民人給不給或俟詞而後知至於趙攻甄弗能救衛取蔣陵弗能守齊國雖大今日去一城明日又去一城廟堂之上豈猶不聞而必俟詞而後知也乎幸而其人據實以

告不負君之託耳萬一所使之人即能跋能譽之人而與左右相表裏吾不知威王又何道以處此也唐之肅宗嘗遣中使察外官矣德宗又遣裴延齡輩察宰相矣其時之賞罰當歟不當歟君子果進而小人果退歟其所行何以異此吾謂威王而知為治則當如古帝王立法度而飭紀綱則人不勞而自服矣不能立法度而飭紀綱而挾智御數信任私人欲於臨時示不測之用米如遷之言遠見其闕於為治而特出一時之僥倖也歟嗚呼為國者舍大舜周公之道而信紀載之詞好為度外之舉其不若唐之肅宗德宗召亂而速禍者幾希矣

鼂錯論

漢景帝時內史鼂錯用事擅鑿太上廟垣為門丞相申屠嘉欲奏誅錯錯恐自歸于帝丞相奏事帝曰此非廟垣乃塋中垣不致於法及吳楚反以誅錯為名帝納袁盎之譖斬錯東市葉子曰錯之死宜矣人皆謂吳楚反袁盎譖之錯以故得禍吾獨謂不然吳楚即不反盎之譖不行錯亦終不免於禍何則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大公至正之道而已大公至正之道臣不敢以私奸其君而君不敢以私庇其臣今錯自知其罪而可以請之帝帝亦明知錯之罪而可以貸其死是君臣之間挾私

背道以相與也夫挾私背道以相與而其交豈能久乎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則彌子母
病矯駕君車以出君曰孝哉以母之故忘其則罪異日
遊于東園食桃不盡以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
念我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我車
又嘗啗我以餘桃蓋自昔君臣挾私而背道者未有能
善其終者也帝之於錯宜不然歟吾嘗論景帝天下之
忍人也栗姬妃也以恚怒死臨江王太子也以母失愛
死周亞夫功臣也以不阿旨死鄧通先帝之嬖臣也以
宿憾死其生平喜怒不恒非一事何有於一錯觀其告

蓋曰果爾我不惜錯以謝天下則帝之心久已棄錯矣
帝棄錯而錯不悟徒恃其區區之舊恩以爲上必不負
我不知此固帝之所甚輕也天下固有強臣迫脇主不
能制而誅其私人以謝之者矣唐德宗以李懷光而逐
盧杞貶白志貞僖宗以李茂貞李克用而誅杜讓能罷
張勣若帝豈有是乎當其時吳楚雖反不過一隅之蠢
動而漢之強兵宿將足制其死命于國勢未有毫毛之
損也使帝非有憾於錯而顧先誅謀臣以快數人之怒
其必不出於此矣彼素盡者小人之尤早已窺見其隱
急乘間以中之身不然蓋之按帝其嚴重相信固不及

申屠嘉之萬一也嘉之力不能誅錯於前而謂盡之力
能殺錯於後也哉而蘇氏乃責其不自將而令帝居守
夫錯在左右讒人猶得間之矧在外乎吾恐師未出而
將先受誅此又闇於料事之甚者也

荀彧論

曹操謀篡漢引荀彧爲尚書令及董昭議加操九錫或獨謂曹公本興義兵不宜如此遂飲藥自殺論者皆憐或以正言蒙禍嗚呼或事操二十年帷幄之謀無不與及募業垂成而責以大義以身殉之或不若是愚也葉子曰或智士也當時為或計惟有死爾或不死操亦必死之夫操有疑或之心也篡逆之人必有腹心之輔而相與謀者皆不義之事也嘗恐其反而噬我故視腹心之人忌之不啻敵國然夫忌之則必以事污之所以使其舍我無所歸而後其人效死於我也為之腹心者嘗

以事自污所以示其身同為不義庶幾以我為無足忌也或為操謀主九錫之議不義之事也非或其誰發之迎董昭者顏先焉則或與操蒙端成矣劉裕會朝臣言欲歸老諸人莫喻其意坐散傳亮過悟叩扉入曰臣宜還都裕無言明日亮如建康遂徵裕入朝沈約勸蕭衍舉大事衍召范雲告之且曰卿明早將休矣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子必待我遂先入俄雲來不得入徘徊閣外但言咄咄自古奸雄舉事嘗徵示風音於其黨其黨相與徂伺其意乘機應會若猛獸驚鳥之發唯慮人先之如亮與約者豈特藉為富貴之階哉亦恐其禍之及也

篡竊之事圖之嘗數十年而成之在俄頃此俄頃間與
為同則共其富貴與為異則被其誅鋤利害之機間不
容髮故圖之不得不密而發之不得不捷也操之望九
錫久矣特以外則四方多難內而王室有人故狐疑相
伏今內憂外患交除略盡而操年老矣固事機之會也
或智於生平而闇於一日銳於恆時而偶鈍於當機董
昭之言發於口而或固當悔之矣而操必不諒也主臣
之間叢端已開而求復合保全終始豈可得哉或誠萬
萬無生理其不待操加戮而死者智也自知當死托正
論以自說者計出於無聊也徐知誥篡吳宋齊邱為謀

主及周宗諷吳主傳禪齊卽急其先已我書切諫請斬
宗謝天下百官上表齊卽不署吳之有國淺慕之者易
易則心無所忌故知誥於齊卽可以不殺漢之有天下
久慕之者難難則心多所畏故操之於或不得不除或
不幸而齊卽幸耳後齊卽逆請遷讓皇絕太子璉屬稽
知誥得不許而陰用其言彼其勸進既已後人而逆以
此為先人自固之術猶亮與約故智也齊卽之心或之
心也謂或實望操以忠漢者豈齊卽實責知誥以存吳
哉

宋璟論

嘗讀易卦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
否亨不亂羣也夫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亦甚難得
矣而君子斷然拒之不受豈好為已甚之行哉誠權於
利害是非之介慮之精而見之甚確有不如是不可者
也昔唐至中世女主擅國張易之昌宗之徒專權亂政
獨宗璟挺然羣衆中特立不撓然其時武后雖悍而于
公則改容晉接有加禮矣易之昌宗肆無顧忌而于公
則推位讓坐事之唯恐不至矣小人承順君子如此即
稍貶節以慰其心誰曰不可而公絕之愈嚴天下之人

皆為之懼不知其於是非利害之介慮精而見確合於
大人之亨也夫小人於君子如方員不侔而柄鑿之難
入一旦卑躬戢體以相傾奉豈有尊德慕道之心哉彼
以君子者當世所重欲借之以飾其詐而濟其私陽博
折節之名陰圖自便之實為君子者不知而入其圈中
彼直以私人畜我而灑指氣使唯其所欲於此之際而
愚情示同異不至戕辱不止史冊所載非一事矣李固
之於梁氏荀彧之於曹公是也或不足道固之劉明純
正豈肯委身梁氏者哉不能絕之於始而輕就之馴至
殺身而不悟良可悲也公固早鑒之矣且夫小人者雖

其自處貪冒無恥其於邪正之數亦未常不明也淮南
王歷數漢臣獨憐一汲黯李師道輦金帛數萬至杜黃
裳門則不敢入何則其嚴毅之氣足以陰折其謀雖逆
知其必不爲已用而不敢替敬畏之心也易之昌宗之
憚公者豈異是乎假令見其一日之恭敬驟與交權被
將玩弄我股掌之間而以楊再思宗楚客之流待之天
安肯卑躬戢體以相傾奉也哉故夫君子不幸而近小
人苟不至固或之常禍未有不加再思楚客之誣辱而
已者也或曰易之書成於孔子佛胼之召孔子且欲往
焉何哉曰必孔子而後可非孔子斷不可也孔子不云

乎世之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孟子為齊使王驩
朝暮見未嘗與言行事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且不能
而况不如孟子者哉

李勣論

李勣為李密將守黎陽不肯背其主籍其土地戶口兵馬錢糧之數使密自獻之於是太宗嘉其忠遺命高宗遂以為相及武氏之禍勣以一言定廢立之策唐之天下幾至於亡論者無不惋惜悼歎以為勣乃姦人之尤其始不背密者明知太宗英主可以義動欲借此自結於新君其後見高宗庸闇肆無顧忌顯為險邪之舉與前行事原出一轍子獨有疑焉勣之降也唐之儲位未定勣烏知太宗之必為帝而預結之乎太宗之諸隱太子問李靖靖不答問勣勣亦不答勣又何結之於平日

而反絕之於危急之際乎以吾論之勸之沈毅英果足
為良將但其為人狗匹夫之小節昧聖賢之大道而獨
惜太宗之遂以為相耳何則為相與為將不同為將者
強敵在前死亡在後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不必事之皆
合於義言之皆出於正也若夫相豈其然乎上為天子
之倚毗下為臣庶之觀法一言之不當萬世譏其非矣
一事之未善天下被其害矣勸起於草莽雖元資質直
素未嘗有一日學問之功其始之不肯李密者特出於
布衣之交一時意氣之相許而未必熟究夫君臣之大
義也彼見宮掖之內夫婦之間以為人主之家事外廷

不必關其說豈知其為人倫之本稍一不慎而宗社之禍遂至於此哉勸之為害特出於不學而後世遂與許敬宗李義府之流同類而誅之亦可哀矣吾謂如勸之才不為將使北捍突厥西誅吐蕃為國豈不朽之績而反使之垂紳端笏正色立朝責其治平之效以知賊壞至此此則太宗之過而非勸之罪也嗚呼國以一人興以一人廢相之所繫非輕也太宗一不悟而唐之天下幾乎不造又使國之良將不得以功名善其終豈不重可惜也哉

周公論

古今時代之異而人心亦從之而變雖聖人制行有不
能盡出於一者矣人心之機智未開淳樸猶在苟可以
濟時而救變者聖人不難冒天下之不韙而斷然行之
不疑及其智開而機散事變之來聖人亦委蛇異順自
處無過之地以待是非之論定而後徐圖其功此亦時
勢之無可如何而有識者之所當慎擇而深思也昔常
怪商周相去五六百年伊尹既立太甲復放之於桐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群叔流言周公居東避之至於
三年成王始悟迎公復位未嘗不歎世道之變而周公

處之之善也夫周公以叔父之尊受顧命之重一聞二
叔之言赫然興師討罪人而誅之豈真有利天下之心
而顧翻然退避甘執匹夫之節哉周公必為心者藏於
中而難知而行事者人之習見而習聞也世有人焉左
手紕其兄之臂右手奪其食而曰吾欲為太伯伯夷之
事則人必啞然笑之今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而輒興師
以誅不順已者心即無他其又何以自白乎彼流言之
禍急之則愈生緩之則自解我惟引身而退使人曉然
知其無貪位圖祿之念以俟主心之既悟然後奉詞而
伐之幾不濟矣且伊尹之時其君忽廢忽立而天下恬

然不以爲駭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悅其同朝之賢者尚
如此况天下之人乎於此之際而周公欲毅然自行其
意又安可得哉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夫周公之志豈不若伊尹哉時有所不可而勢
有所不能即欲不出於避避而不得也或又謂功震主
者必危位偏上者必殆倘周公居東而王終不悟且有
不測之事奈何曰是非周公之所知也夫人臣執節不
二以事其上雖有利害其誰避之且夫三代而下其臣
以地勢陵逼進而不止得志則爲王莽董卓不得志則
爲曹爽楊駿卒之身死名僂焉萬世笑孰與夫守道侯

命者之有得而無喪哉昔人有言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彼周公者亦明於禍福之輕重而已矣

大臣論

古之所謂大臣者我知之矣憑權藉勢席寵榮資富貴已無寸長之可見而妒賢嫉能佔主以爲威者無論矣進是而求之求其才之足以任事而有益於國家者十而不得一焉更進是而求之求其不僅以才見而其足以任事爲更有益於國家者百而不得一焉更進是而求之求其才爲絕人之才而又有超世之德以濟其才以卓越乎古今者千而不得一焉夫如是止矣其才與德足以盡乎一人之用則亦一人焉而已矣其才與德足以盡乎一時之用則亦一時焉而已矣一人之用不

可以當千萬人一時之用不可以繫數十世蓋一人之
身其量可以無窮而其用則不能無限目可以見耳可
以聞手足可以胼胝心思智慮可以經營而審處至於
物情俱蹈世變紛乘其不窮于耳目手足心思之外者
有幾况乎一人之身不過百歲功名之著近者數載遠
者數十載耳當時則榮身沒則已是以故管仲可以霸齊
桓管仲死而齊桓之業隳矣王猛可以強苻堅王猛死
而苻堅之績敗矣彼當其主之身而已若此又安望姜
氏苻氏之子孫數世而後猶食仲與猛之利也哉夫仲
與猛所稱才之有益於國家而足以任事者也其效同

不過如是舍是而求之于有德者如唐之宋璟裴度宋
之韓琦富弼范仲淹司馬光僅矣而觀于天寶元和熙
寧元祐之間繼起之人其效亦遜不過如是使古之大
臣而其效皆不過如是則亦已耳古之大臣而其效或
不止於如是也我安得不更進而求之夫天下未嘗無
才而一人之才則不足恃天下未嘗無德而一人之德
則不足憑故大臣之道在乎以人事君而已矣天下有
僅為一人之人有不僅為一人之人有僅為一時之人
有不僅為一時之人大臣者必有兼容之量有博取之
功不目眩其才而人之才皆我才不自尸其德而人之

德皆我德故大臣之以人事君者必合千百人之身為
一人之身也夫然故其功大者其澤深其源遠者其流
長其所成就豈特一時而已固將歷數百年而猶繫人
之歌思矣舜之稱禹曰惟不矜故莫與爭能惟不伐故
莫與爭功夫禹之意豈巧為避匿而忌人之爭其功與
能哉彼視人之功與能無非如出於己者而使天下皆
忘其爭之心而各自效其長是以唐虞之治超軼於前
後也夫如是則可為大臣之極矣秦誓之稱一个臣曰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噫後

之大臣能如是焉則幾矣稽之史冊不可一二數而惟
狄仁傑為近之唐至武氏而禍極矣其不動聲色而轉
危為安者仁傑之力也而其功之出于張柬之等者仁
傑不及見也不及見而歸功於仁傑者以柬之等皆仁
傑所薦也嗚呼占稱一个臣仁傑有焉夫為大臣者豈
徒不事權勢不為媚嫉而逆足當此一个臣也哉

講官議

康熙十一年十月日講閣員內閣公同翰林院掌院官
舉詞臣堪充職者列名上奏

皇上御乾清門引見十四人於是編脩葉方萬為議議
曰伏見

皇上天縱聰明孜孜問學而又嚴重講官遴選至再其
難其慎可謂至矣嗚呼苟非其人曷稱厥職竊思講官
與他官不同他官需取年少英銳才智辨給始足辦事
而講官則必訪求老成質重年長有學行之人乃克稱
其官嘗觀三代以下延禮儒生莫如兩漢建元元光間

徵聘賢良數百人其最著者申公年九十餘轅固生平八十餘董仲舒年五十為經生大師而公孫弘亦年六十六位丞相封侯其後若韋賢蔡義夏侯勝蕭望之以迄東漢則有桓榮父子張酺楊賜劉寬輩皆以耆儒入侍經帷出參國政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唐開元中立翰林始置講讀官明皇命馬素褚無量更日侍讀閔無量年老勅賜腰輿出入殿廷則二人之為耆碩可知也趙宋建國尤重講筵尊儒彥孫與杜鎬胡瑗孫復程頤楊時之徒或拔自庶官或升自田野皆一時老成在上左右故能引經據義不肯苟且日進謹言以弼成君德

歷代所重在此不在彼甚彰明也禮四十服官政孔子
曰四十不惑孟子曰四十不動心左雄定孝廉格非四
十不得舉蓋以人年踰四十則讀書多歷事廣於此而
節不變則終其身不變矣

天子眷念儒臣欲其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使

聖心日知其所未知若夫輕巧園捷候顏色承意旨則
左右使令自不乏人亦何藉於此數臣哉竊謂嗣後講
官缺出宜先取本院官年長資深有學行者開列上奏
引見日令講經義一篇以觀其能通聖賢大旨與否再
則詢以往古治亂興亡或當世時務以觀其議論之邪

正器識之深淺與否則其本末立見人人思自奮勵以對揚休命矣方今四海靡靡日趨偷薄在位者以速化為能事惟有迂視濶步進鈍木訥之士可以救之苟能深思其意存什一於千百不獨有先

聖德亦且有贊

聖治其為裨益非渺小也謹議